

白天看牙,夜晚爆梗:  
用潮汕话讲脱口秀的女牙医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哈

傍晚6点,汕头龙湖区的一家口腔诊所里,最后一名患者起身离开。燕子把诊疗台上的器械逐一清理归位,摘下口罩,低声和同事交代第二天的预约情况。诊室恢复安静,只剩下消毒水的气味。

2小时后,在城市另一端的商场剧场,灯光亮起,百余位观众陆续入座。燕子站在后台,默背早已烂熟于心的稿子。随着出场音效和观众掌声响起,她简单整理衣服,一路小跑上台,拿起麦克风。

“大家好,我是燕子。”一句地道的潮汕话问候。

台下来欢呼声。

从诊所到舞台:一位  
牙医的“跨界”

燕子,这位经营着两家口腔诊所的医生、母亲、妻子,在近40岁时站上了脱口秀舞台,用幽默温和地抚平生活的琐碎与情绪的褶皱。白天,她是手持器械的医者,面前坐着的是一个患者;夜晚,她是手握麦克风的表演者,台下坐着的是一群听得懂她每一个“土话梗”的家乡人。

“我的理想曾是当玩具厂老板娘,威风!后来家人说,要读书,将来‘靠嘴吃饭’。于是我去读了口腔医学,现在又来讲脱口秀。”一个简单的“包袱”撂地,轻巧地串联起她的人生轨迹,燕子站在聚光灯下,从容地等待掌声响起。

时间回到3年前,汕头“分子喜剧”的开放麦舞台下,燕子攥着近千字的稿子,手心全是汗。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脱口秀演出,主题是“练普通话”,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人,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乡音,一开口就逗笑了观众。“稿子不够字数要求,我把和审稿老师的对话都写进去凑数,没想到这尴尬本身成了第一个笑点。”

彼时的她,作为家中长女从小就独立,2005年从口腔医学专业毕业后,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,当过几天玩具厂老板娘,随后经营起自己的诊所……她将家庭和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,过着“一眼能望到头”的安稳生活。

这份安稳背后,曾藏着情绪困境。“我们这代潮汕女性,大部分还是很传统的,贤妻良母,一辈子为家庭付出。很多事情你只能忍,因为‘家和万事兴’。”她坦言,“有些情绪,在日常生活中无人诉说、无处安放。”

“我很喜欢看《脱口秀大会》”,杨笠、

鸟鸟等女演员的表演点醒了她:“原来女性也能在台上犀利地表达,还能被这么多人倾听。”

那时,恰逢“分子喜剧”招募新人演员,最初她只是抱着“试试看”的心态报名参加培训,一两个星期上一次课,写一两百字的片段在课上分享,就这样,她成为班里最特殊的学员:年龄最大,还身兼两家诊所的经营者和医生。

“逗人笑比看牙难多了,平时要面对的只是患者和同事,而舞台下是许多观众期待的脸。”2022年3月9日晚,燕子第一次站上开放麦舞台,她一开口,台下就有人笑了。五分钟的演出时间里,场子没有“凉”下来。

脱口秀演员、燕子的导师姚远说,“第一次开放麦时,燕子姐很紧张,能感觉到她在努力寻找某种喜剧路径,但没有方向。直到她第一次开专场时,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特点。”

演出的成功,让燕子找到了情绪的出口。“把那些没机会对人说的、难过的、尴尬的事写成段子讲出来,其实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。”她的素材来自生活:吐槽老公的“小毛病”,讲孩子叛逆的烦恼,聊潮汕习俗里的趣事,甚至把诊所里的经历改编成梗。“有次讲‘玩具厂老板娘’的段子,说很多潮汕女性名义上是老板娘,实则当‘保姆’,事无巨细,操持家里家外,观众反响特别热烈。”这种共鸣,让她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。

“上台‘死’一遍”:在  
冷场与掌声中成长

对燕子来说,每一个“炸场”的段子,都经过了“上台‘死’一遍”的淬炼——这也是行话,指“带着新段子直面观众,接受最直接的反馈”。



燕子 受访者供图

她最难忘的一次冷场,讲的是关于“女司机受到偏见”的段子。“开放麦试讲时效果不错,正式演出时台下却一片寂静。”观众们严肃地看着她,没有笑声,没有掌声,“只能硬着头皮把段子讲完,下台后特别挫败。”后来她才明白,“脱口秀要轻松,太沉重的话题会让观众有压力”。

作为团队的核心演员之一,她需要一两个月产出一篇15分钟左右的新稿子,约2700字,“潮汕话有很多俚语,比如‘吃’这个字,不同情绪下有三种说法,翻译成普通话就没那么丰富,只能不断靠口头调整,这里冷场了就换梗,那里掌声短就补充细节。”

她每月有4-5场演出,总共约100分钟。白天,她要在诊所里坐诊、处理繁杂的事务;演出安排在晚上,结束时往往已接近夜里10点。对中年的她来说,这样的节奏并不轻松。好在,家人支持她勇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。

2025年5月,她的首场潮汕话脱口秀专场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上演,恰逢“五一”假期,现场座无虚席。有专程从揭阳赶来的粉丝,晕车也要到场支持;有女儿带着妈妈来看;爱人蔡先生也特意到场支持,他带来了自己的兄弟朋友,坐在台下听她“吐槽”自己,跟着观众一起大笑,还表示“可以再吐槽得狠一点!”如今,她的演出足迹不仅限于汕头的两家剧场,还延伸到澄海、潮州、普宁

等地,“周边地区的观众会期待我们过去,就为了听地道的潮汕话脱口秀。”对她来说,讲完一场脱口秀就像做了一次“心灵按摩”,“当你获得过一次掌声,就会‘上瘾’,会忍不住想象它下一次响起时刻。”

打破标签:方言脱口  
秀里的女性力量

“朴素,像邻家姐姐。不刻意用浮夸辞藻,也不找刁钻题材,她从生活出发,用最日常的方式表达她的故事,观众觉得很有亲切感。”这是姚远对燕子表演风格的评价。

在潮汕话语境里,很多生活经验比如性别分工、代际关系等,无需过多解释就能被观众迅速理解。燕子发现,同样的内容用潮汕话讲出来,节奏更快,情绪更密,还自带幽默感,也更容易引发共鸣。

她所在的“分子喜剧”,创立于2021年,是潮汕地区第一个脱口秀厂牌。在方言脱口秀的流行趋势下,“分子喜剧”也取得了在地化的成功。近两年,成员们在逐步增加潮汕话演出比例,无论是拼盘演出还是个人专场,方言场次的上座率和现场反馈都更为稳定,观众年龄层分布也更广泛。

“我的观众里女性占大多数,很多是

年轻女孩带妈妈来看。”母亲节专场时,全场几乎都是妈妈,“她们平时有情绪只能忍,在这里能笑着释放,这就是我的价值。”有人在网上评论:“潮汕女人不能向她学习。”燕子看到后反而笑了:“这说明我确实打破了一些东西,我只是把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讲出来。”

在社交平台,不少观众在观演记录中提到:燕子的表演让她们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文化氛围;作为在潮汕长大的女性,非常有文化共鸣;在“不按套路出梗”的方言表达中,她展现出中年独立女性的冷静与温和……

燕子并不刻意把这些反馈上升为价值意义。“我不敢说代表了某一类女性,潮汕女性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样子。我只是比较幸运地有机会讲出自己的处境,还有更多女性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消化。”

她更关注的是,舞台是否真实回应了自己的生活。在她看来,脱口秀并没有改变她的人生轨道,而为她解锁了一个新的世界。“人到中年,如果没有爱好,生活会比较空虚。”

燕子的“中年叛逆”也悄然影响着身边环境。俱乐部里,女性演员的身影在逐渐增加。

“人生没有十全十美,但我们可以努力让它更丰富、更有趣。”在燕子看来,“每个人都有权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,而不是别人期望的样子。”

从“受助者”到“助人者”  
一场无障碍音乐会重启她的音乐人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



音乐会上,杨博与搭档吴达兆和朱梓浩表演《阿里山姑娘》 受访者供图

柔和的灯光下,轮椅上的杨博指尖触弦,与吴达兆老师共同演绎《良宵》,悠扬的旋律缓缓流淌,没有繁复的音响,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……12月1日晚,在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的大厅里,一场“以音为桥,让爱走动”的不插电音乐会,让在场观众热泪盈眶。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国乐系的青年二胡教师杨博,身着素雅演出服,背后是2023年坠梯事故留下的终身脊髓损伤与截瘫,眼前却是被音乐串联的无数张笑脸。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,她眼含热泪。这场由她总策划的音乐会,不仅是一次艺术呈现,更是星海音乐学院博物馆无障碍服务实践的生动注脚。

弦断又续:在轮椅上  
重启音乐人生

杨博的音乐生涯,曾在2023年7月戛然而止。一场货梯坠梯事故导致她腰椎爆裂骨折、脊髓神经严重受损,从此与轮椅为伴。“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,上过那么多次台,教过那么多学生,突然连踏上舞台、走到孩子们身边的能力都没有了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,杨博的声音带着哽咽。术后的日子里,24小时不间断的神经痛让她难以入睡,更让她陷入深深的自卑与迷茫。

改变始于2024年的一次偶然相遇。星海音乐学院博物馆无障碍创新实践项目负责人李灵漫赴医院交流,意外见到了穿着病服、眼神黯淡的杨博。“当

时她刚能勉强走出病房,工伤康复医院的老师说,这是个特别爱音乐的姑娘。”李灵漫回忆道。作为高校博物馆从业者,李灵漫始终坚信,“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不应局限于科研与展览,更要让文化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”。彼时,博物馆正联合辛亥革命纪念馆筹备首场无障碍音乐会,她当即向杨博发出邀请:“来当我们的演出嘉宾吧,音乐不该有门槛。”

第一次走进音乐会现场,杨博被深深震撼。30米长的“有声展览”,以四个乐章串联近代岭南历史,终点的提问直击人心:“当我们赞颂振聋发聩的历史之声时,是否想到残障朋友‘感受音乐’本身就是一种奢望?”更让她动容的是现场细节设置:轮椅使用者的前排专属座位、全程陪伴的手语翻译、允许导盲犬入场的温馨提示。

“那天我演奏了改编版《越人歌》,台下有听障观众跟着手语老师‘聆听’,有

视障朋友轻轻晃动身体,那种共鸣是前所未有的。”提起这些,杨博眼眶湿润。

这场音乐会成为杨博人生的转折点。李灵漫发现,这个经历过伤痛的姑娘,对残障群体的需求有着天然的敏锐。在她的推动下,杨博从演出嘉宾逐渐转变为项目顾问,再到总策划。在李灵漫看来,博物馆无障碍实践的核心,是让残障人士从“受助者”变为“参与者”乃至“主导者”,“杨博的加入,让我们的无障碍服务更精准、更有温度”。

烛光融情:音乐是跨  
越障碍的通用语言

2024年下半年,杨博接到了一项艰巨任务——在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策划一场无障碍音乐会。“医院环境特殊,既要

考虑患者的康复需求,又要打造纯粹的音乐氛围,还要兼顾各种无障碍细节。”处处皆是考验的工作,需要长时间投入,但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、引发压迫,因此她每天带着闹钟工作,每隔半小时就中断事务缓解压力;神经痛发作时,她就趴在病床上敲键盘修改方案,针灸治疗的间隙,也仍在和团队沟通活动流程。

音乐会当天,杨博从早上10时抵达现场,直到晚上9时许演出结束,连续超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让她双腿肿胀。但当看到7名坐轮椅的孩子登上舞台,表演手指舞《把未来点亮》时,她的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。“孩子们年龄虽小,却有那么大的能量。他们的下半身无法动弹,就用手指跳出旋律,笑容那么天真又有力量。”杨博满心触动,觉得所有坚持都值得。这个节目也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,掌声里有感动,更有对生命的敬意。

那场演出结束后,杨博足足躺了两天才恢复过来,但她乐在其中:“当看到烛光下,健全人与残障人士并肩聆听,当收到那么多感谢留言,我知道,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。”

“音乐是跨越障碍的通用语言,能让不同的心走到一起。”这是杨博最深的感悟。

微光成炬:希望更多  
人能感受到这份温暖

“真正的无障碍,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畅通,更是心灵层面的接纳。”李灵漫说。这场音乐会的成功,正是星海音乐学院博物馆无障碍服务实践的缩影。多年来,该博物馆始终践行“让每个人平等享受艺术”的理念,从“博物馆无障碍新实践”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起步,联合多方举办融合音乐会、无障碍展览,逐步

构建起全链条的无障碍文化服务体系。

“我们不想做‘残障人士专场’,那样反而会造成新的隔离。”李灵漫解释,“我们希望打造真正包容的环境,让健全人与残障人士同坐一堂,让残障朋友既能作为观众,也能作为演员、策划者、志愿者,在文化参与中实现社会融入。”

“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‘病人’,是博物馆的项目让我重新找到了自身价值。”杨博坦言,练琴对现在的她而言仍是一种挑战,每次练琴都会引发剧痛,她只能练一会儿歇一会儿,但在活动现场,她却能咬牙坚持十几个小时,“工作带来的获得感,能暂时冲淡疼痛”。她多次提到:“没有星海音乐学院博物馆的项目,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这里不仅给了我发光的机会,更让我明白,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,而是平等的权利。”

“我希望未来有更多人能感受到这份温暖,希望每位残障朋友都能勇敢追梦!”杨博说。

记者 手记

这场没有华丽布景的音乐会,之所以动人,是因为它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。星海音乐学院的无障碍实践,从来不是简单的“特殊照顾”,而是像李灵漫说的那样,是让每个生命都能被看见、被尊重的心灵接纳。

杨博的故事更让我读懂:当文化不再有门槛,当接纳成为本能,每个曾被命运设限的生命,都能在平等的土壤里挣脱束缚,蓬勃生长。而这份生长的力量,也印证了无障碍最本真的意义:不是消除差异,而是让每一种差异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间

2025年12月27日  
星期六

责编 景瑾瑾  
美编 黄绮文  
校对 苏 敏

有本版新闻线索  
请扫码加群爆料

